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

入話：獨坐書齋閱史篇，三真九烈古來傳。

歷觀天下嶮嶇嶠，大庚梅嶺不堪言。

君騎白馬連雲棧，我駕孤舟亂石灘。

揚鞭舉棹休相笑，煙波名利大家難。

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間，黃榜招賢，大開選場。云這東京汴梁城內，虎異營中，一秀才姓陳，名辛，字從善，年二十歲。故父是殿前太尉。這官人不幸父母早亡，只單身獨自，自小好學，學得文武雙全，正是：

文欺孔孟，武賽孫吳；五經三史，六韜三略，無有不曉。

新娶得一個渾家，乃東京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，小字如春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如花似玉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夫妻二人，如魚似水，且是說得著，不願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這陳辛一心向善，常好齋供僧道，一日，與妻言說：「今黃榜招賢，我欲赴選，求得一官半職，改換門閭，多少是好。」如春答曰：「只恐你命運不通，不得中舉。」陳辛曰：「我正是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』。」

不數日，去赴選場，偕眾伺候掛榜。旬日之間，金榜題名，已登三甲進士。上賜瓊林宴，宴罷謝恩，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。回家說與妻如春道：「今我蒙聖恩，除做南雄巡檢之職，就要走馬上任。我聞廣東一路，千層峻嶺，萬疊高山，路途難行，盜賊煙瘴極多；如今便要收拾前去，如之奈何？」如春曰：「奴一身嫁與官人，只得同受甘苦；如今去做官，便是路途險難，只得前去，何必憂心！」陳辛見妻如此說，心下稍寬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天高寂沒聲，蒼蒼無處尋；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

當日，陳巡檢喚當直王吉，吩咐曰：「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，爭奈路途險峻，好生艱難。你與我尋一個使喚的，一同前去。」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陳巡檢吩咐廚下使喚的：「明日是四月初三日，設齋，多備齋供，不問雲遊全真道人，都要齋他，不得有缺。」

不說這裡齋主備辦。且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，號曰紫陽真人，於仙界觀見陳辛奉真齋道，好生志誠，今投南雄巡檢，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，叫一真人化作道童：「聽吾法旨，權與陳辛做伴當，護送夫妻二人。他妻若遇妖精，你可護送。」道童聽旨，同真君到陳辛宅中，與陳巡檢相見。禮畢，齋罷，真君問陳辛曰：「何故往日設齋歡喜，今日如何煩惱？」陳辛叉手告曰：「聽小生訴稟。今蒙聖恩除南雄巡檢，爭奈路遠，實難行程，又無兄弟，心懷千里，因此憂悶也。」真人曰：「我有這個道童，喚作羅童，年紀雖小，有些能處。今日權借與齋官，送到南雄沙角鎮，便著他回來。」夫妻二人拜謝曰：「感蒙尊師降臨，又賜道童相伴，此恩難報。」真君曰：「貧道物外之人，不思榮辱，豈圖報答！」拂袖而去了。

陳辛曰：「且喜添得羅童做伴。」收拾琴劍書箱，辭了親戚鄰里，封鎖門戶，離了東京，十里長亭，五里短亭，迤邐在路，道：

村前茅舍，在後竹籬。村醪香透磁缸，濁酒滿盛瓦甕。架上麻衣，昨日芒郎留下當；酒市大字，鄉中學究醉時書。李白聞言休駐馬，劉伶知味且停舟。小橋曲澗野梅芳，茅舍竹籬村犬吠。

陳巡檢騎著馬，如春乘著轎，王吉、羅童挑擔書箱行李，在路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羅童心中自忖：「我是大羅仙中大慧真人，今奉紫陽真君法旨，交我跟陳巡檢去南雄沙角鎮去。吾故意裝瘋做癡，交他不識咱真相。」隨乃行不動，上前退後。如春見羅童如此嫌遲，好生心惱，再三要趕回去。陳巡檢不肯，恐誤背了真人重恩。

羅童正行在路，打火造飯，哭哭啼啼不吃。陳巡檢與如春孺人定要趕羅童回去，羅童越耍瘋，叫「走不動」。王吉攙扶著，行不五里，叫「腰疼」。笑哭不止。如春說與陳巡檢：「當初止望得羅童用，今日不曾得他半分之力，不如交他回去。」陳巡檢不合聽了孺人言語，打發羅童回去，有分交如春爭些個做了失鄉之鬼。正是：

鹿迷鄭相應難辨，蝶夢周公未可知。

神明不肯說明言，凡夫不識大羅仙。

早知留卻羅童在，免交洞內苦三年。

當日打發羅童回去，陳巡檢夫妻和王吉三人，且得耳根清淨。

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，名曰中陽洞，洞中有一怪，號曰白巾公，乃獼猴精也。弟兄三人：一個是通天大聖，一個是彌天大聖，一個是齊天大聖。小妹便是泗洲聖母。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能降各洞山魃，管領諸山猛獸，興妖作法，攝偷可意佳人，嘯月吟風，醉飲非凡美酒，與天地齊休，日月同長。這齊天大聖在洞中觀見嶺下轎中抬著一個佳人，嬌嫩如花似玉，意欲娶他，乃喚山神吩咐：「聽吾號令，便化客店，你做小二哥，我做店主人。他必到此店投宿，更深夜靜，攝此婦人入洞中。」山神聽令，化作一店，申陽公變作店主，坐在店中。

卻好至黃昏時分，陳巡檢與孺人如春並王吉至梅嶺下，見天色黃昏，路逢上店，喚「招商客店」。王吉向前人敲門。店小二問曰：「客長有何勾當？」王吉答道：「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，到此趕不著館驛，欲借店中一宿，來早便行。」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，頭房安下。申陽公說與陳巡檢曰：「老夫今年八十餘歲，今晚多口勸官人一句，前面梅嶺，好生僻靜，虎狼劫盜極多，不如就老夫這裡安下孺人，官人自先去到任，多差弓兵人等來取不好？」陳巡檢答曰：「小官三代將門之子，通曉武藝，常懷報國之心，豈怕狼虎盜賊！」申公情知難勸，便不敢言，自退去了。

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吃了些晚飯，卻好一更。看看二更，陳巡檢先上牀脫衣而臥，只見就中起一陣風，正是：

風穿珠戶透簾櫳，滅燭能交蔣氏雄；

吹折地獄門前樹，颳起風都頂上塵。

那陣風過處，吹得燈半滅而復明。陳巡檢大驚，急穿衣起來看時，就房中不見了孺人張如春。開房門叫得王吉，那王吉睡中叫將起來，不知頭由，慌張失勢。陳巡檢說與王吉：「房中起一陣狂風，不見了孺人張氏！」主僕二人急叫店主人時，叫不應了，仔細看時，和店房都不見了，王吉也吃一驚。看時，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，止有書箱、行李並馬在面前，並無燈火；客店、店主人，皆無蹤跡。只因此夜，直交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，未知久後如何。正是：

千千丈琉璃井裡，番為失腳夜行人。

兩裡煙村霧裡都，不分南北路程途。

多疑看罷僧繇畫，收起丹青一軸圖。

陳巡檢與王吉聽譙樓更鼓，正打四更。當夜月明早光之下，主僕二人，前無客店，後無人家，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只得交王吉挑了行李，自跳上馬，月光之下，依路逕而行。在路，巡檢知是中公妖法：「化作客店，攝了我妻去，自從古至今，不見聞此異事。」巡檢一頭行，一頭哭：「我妻不知著落！」迤邐而行，卻好天明。王吉勸官人：「且休煩惱，理會正事。前面梅嶺，望著好生嶮峻崎嶇，凹凸難行，只得捱過此嶺，且去沙角鎮上了任，卻來打聽尋取孺人不遲。」陳巡檢聽王吉之言，只得勉強而行。

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歸於洞中，驚得魂飛魄散，半晌醒來，淚兩行下。原來洞中先有一娘子，名喚牡丹，亦被攝在洞中日

久，向前來勸如春：「不要煩惱。」申陽公說與如春：「娘子，小聖與娘子前生有緣，今日得到洞中，別有一個世界。你吃了我仙桃、仙酒、胡麻飯，便是長生不死之人。你看我這洞中仙女，盡是凡間攝將來的。娘子休悶，且共你蘭房同室雲雨。」

如春見說，哀哀痛哭，告申陽公曰：「奴奴不願洞中快樂，長生不死，只求早死。若說雲雨，實然不願！」申陽公見他如此，自思：「我為他春心蕩漾，他如今煩惱，未可歸順。其婦人性執，若逼令他，必定尋死，卻不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？」乃喚一婦人，名喚金蓮，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，在洞中多年矣。申陽公吩咐：「好好勸如春，早晚好待他，將好言語誘他，等他回心。」

金蓮引如春到房中，將酒食管待。如春酒也不吃，食也不吃，只是煩惱。金蓮、牡丹二婦人再三勸說：「你既被攝到此間，只得無奈何。自古道：『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！』」如春告金蓮云：「姐姐，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離，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，強要奴家雲雨，決不依隨，只求快死，以表我貞潔。古云：『烈女不更二夫。』奴今寧死而不受辱！」金蓮云：「『要知山下事，請問過來人。』」這事我也曾經來。我家在南雄府住，丈夫富貴，也被申公攝來洞中五年。你見他貌惡，當初我亦如此，後來慣熟，方才好過。你既到此，只得沒奈何隨順了他罷！」

如春大怒，罵云：「我不似你這等淫賤，貪生受辱，枉為人在世，潑賤之女！」金蓮云：「好言不聽，禍必臨身！」遂自回報申陽公，說：「新來佳人不肯隨順，惡言誹謗，勸他不從。」申陽公大怒而言：「本待將銅錘打死這個賤人，如此無禮！為他花容無比，不忍下手。如此，交付牡丹娘子，你管押著他。將這賤人剪髮齊眉，蓬頭赤腳，罰去山頭挑水，澆灌花本，一日與他三頓淡飯。」

牡丹依言，將張如春剪髮齊眉，赤腳，把一付水桶。如春自思：「我今情願挑水。爭奈本欲投岩澗中而死，倘有再見丈夫之日！」不免含淚挑水。正是：

寧可洞中挑水苦，不作貪淫下賤人。世路山河險，石門煙霧深。年年上高處，未肯不傷心。

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。且說陳巡檢與同王吉自離東京，在路兩月餘，至梅嶺之北，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，千方無計尋覓。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，巡檢只得棄舍而行。乃望前面一村酒店，巡檢到店門前下馬，與王吉入店，買酒飯吃了，算還酒飯錢，再上馬而去。見一個草舍，乃是賣卦的，在梅嶺下，招牌上寫：「楊殿乾，請仙下筆，吉凶有准，禍福無差。」陳巡檢到門前，下馬離鞍，入門與楊殿乾相見已畢。殿乾問：「尊官何來？」陳巡檢將昨夜遇申公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楊殿乾焚香請聖，陳巡檢跪拜，禱祝昨夜遇申公攝了孺人之事。只見楊殿乾請仙至，降筆判斷四句詩曰：

千日逢災厄，佳人意自堅。

紫陽來到日，鏡玻再團圓。

楊殿乾斷曰：「官人且省煩惱，孺人有千日之災，三年之後，再遇紫陽，夫婦團圓。」陳巡檢自思：「東京曾遇紫陽真人借羅童為伴，因羅童嘔氣，打發他回去。此間相隔數千里路，如何得紫陽到此？」遂乃心中少寬，還了卦錢，謝了楊殿乾，上馬同王吉並眾人上梅嶺來。陳巡檢看那嶺時，真嶮峻！陳巡檢並一行過了梅嶺，直交陳巡檢：

施呈三略六韜法，威鎮南雄沙角營。

欲問世間煙瘴路，大庚梅嶺苦心酸。

山中大象成群走，吐氣巴蛇滿地攢。

這巡檢過了梅嶺，嶺南二十里有一小亭，名喚做接官亭。巡檢下馬入亭中暫歇，忽見王吉報說：「有南雄沙角鎮巡檢衙弓兵人等，遠來迎接。」陳巡檢喚入，參拜畢。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同共弓兵吏卒走馬上任。至於衙中，升廳，眾人參賀以畢。

陳巡檢在沙角鎮做官，且是清正嚴謹。光陰似箭，正是：

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坐間移。

倏忽在任，不覺一載有餘，差人打聽孺人消息，並無蹤跡，端的：

好似石沉東海底，猶如線斷紙風箏。

陳巡檢為因孺人無有消息，心中好悶，思憶渾家，終日下淚。正思念張如春之際，忽弓兵上報：「相公，禍事！今有南雄府府尹府札來報軍情：『有一強人姓楊名廣，綽號鎮山虎，聚集五七百小嘍囉，佔據南林村，打家劫舍，殺人放火，百姓遭殃。札付巡檢，火速帶領所管一千人馬，關頓軍器，前去收捕，毋得遲誤！』」陳巡檢聽知，火速收付軍器鞍馬，披掛已了，引著一千人馬逕奔南林村來。

卻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，小嘍囉報說：「官軍到來！」急上馬持刀，一聲鑼響，引了五百小嘍囉前來迎敵。陳巡檢與鎮山虎並不打話，兩馬相交。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檢過，鬥無十合，一矛刺鎮山虎於馬下，梟其首級，殺散小嘍囉，將首級回南雄府，當廳呈獻，府尹大喜，重賞了當，自回巡檢衙，辦酒慶賀已畢。只因斬了鎮山虎，真個是：

威名大振南雄府，武藝高強眾所欽。

亭亭孤月照行舟，寂寂長江萬里流。

鄉國不知何處好？雲山漫漫遣人愁。

這陳巡檢在任，倏忽卻早三年官滿，新官交替。陳巡檢收什行裝，與王吉離了沙角鎮，兩程並作一程行。相望庚嶺之下，紅日西沉，天色已晚，陳巡檢一行人，望見遠遠松林間，有一座寺。王吉告官人：「前面有一座寺，我們去投宿則個。」陳巡檢勒馬向前，看那寺時，額上有「紅蓮寺」三個大金字。巡檢下馬，同一行人入寺。元來這寺中長老，名號旃大惠禪師，佛法廣大，德行清高，是那個佛出世。

當日行者報與長老：「有一過往官人投宿。」長老交行者相請。巡檢入方丈參見長老，禮畢，長老問：「官人何來？」陳巡檢備說前事：「萬望長老慈悲，指點陳辛尋得孺人回鄉，不忘重恩。」長老曰：「官人聽稟，此怪是白猿精，千年成器，變化難測。你孺人性真烈，不肯依隨，被他剪髮赤腳，挑水澆花，受其苦楚。此人號曰申陽公，常到寺中聽說禪機，講其佛法。官人若要見孺人，可在我寺中住幾時，等申陽公來時，我勸化他回心，放還你妻，如何？」陳巡檢見長老如此說，心中喜歡，且在寺中歇下。正是：

端的眼觀旌節旗，分明耳聽好消息。

五里亭亭一小峰，上分南北與西東。

世間多少迷路客，一指還歸大道中。

陳巡檢在紅蓮寺中一住十餘日。忽一日，行者報與長老：「申陽公到寺來也。」巡檢聞之，躲於方丈中屏風後面。只見長老相迎申陽公入方丈，敘禮畢，分位而坐，行者獻茶。茶罷，申陽公告長老曰：「小聖無能斷除愛慾，只為色心迷戀本性，誰能虎項解金鈴？」長老答曰：「尊聖要解虎項金鈴，可解色心本性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塵不染，萬法皆明。莫怪老僧多言扣勸，聞知你洞中有一如春娘子，在洞三年。他是真烈之婦，可放他一命還鄉，此便是斷卻慾心也。」申陽公聽罷，回言長老：「小聖心中正恨此人，罰他挑水三年，不肯回心。這等愚頑，決不輕放。」陳巡檢在屏風後聽得說，正是：

心頭一把無明起，怒氣咬碎口中牙。

陳巡檢大怒，拔出所佩寶劍，匹頭便砍。申陽公用手一指，其劍自著身。申陽公曰：「吾不看長老之面，將你粉骨碎身。此冤必報！」道罷，申陽公別了長老，自去了，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，欲要剖腹取心，害其性命，得牡丹、金蓮二人解救，依舊挑水澆花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陳巡檢不知妻子下落也罷，在紅蓮寺方丈中，拜告長老：「怎生得見找妻之面？」長老曰：「要見不難，老僧指一條徑路

上山去尋。」長老叫行者引巡檢去山間尋。行者自回寺。

只說陳辛去尋妻，未知尋得見尋不見。正是：

風定始知蟬在樹，燈殘方見月臨窗。

夫妻會合是前緣，堪恨妖魔逆上天。

悲歡離合千般苦，烈女真心萬古傳。

當日，陳巡檢帶了王吉一同行者，到梅嶺山頭，不顧崎嶇峻嶮，走到山岩潭畔，見個赤腳挑水婦人，慌忙向前看時，正是如春。夫妻二人抱頭而哭，行訴前情，莫非夢中相見，一一告訴。如春說：「昨日申公回洞，幾乎一命不存！」巡檢乃言：「謝紅蓮寺長老指路來尋，不想卻好遇你，不如共你逃走了罷！」如春道：「走不得。申公妖法廣大，神通莫測，他若知我走，趕上，和官人性命不留！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，與官人降仙筆詩亦同。官人可急回寺去，莫待申公知之，其禍不小。」

陳巡檢只得棄了如春，歸寺中拜謝長老說：「已見嬌妻，言申公只怕紫陽真君。他在東京曾與陳辛相會，今此間寫遠，如何得他來救？」長老見他如此哀告，乃言：「等我與你入定去看，便見分曉。」長老交行者焚香入定去了；一晌，入定回來，說與陳巡檢曰：「當初紫陽真人與你一個道童，你到半路趕了他回去。你如今便可往，急走三日，必有報應。」陳巡檢見說，依其言，急急步行出寺。迤邐行了兩日，並無蹤跡。

且說紫陽真人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：「吾三年前，那陳巡檢去上任時，他妻合有千日之災，今已將滿。吾憐他養道修真，好生虔心，吾今與汝同下凡間，去梅嶺救取其妻回鄉。」羅童聽旨，一同下凡，而往廣東路上行來。這日，卻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遠遠而來，乃急急向前跪拜，哀合曰：「真君，望救度弟子妻張如春，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，受其苦楚，望真君救難則個！」真君笑曰：「陳辛，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，我便到也。」陳辛拜別，先回寄中備辦香案，迎接真君救難。正是：

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救出天羅地網人。

法篆持身不等閒，主身起業有多般。

千年鐵樹開花易，一回酆都出世難。

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，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，端的道貌非凡。長老直出寺門迎接，入方丈敘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長老看紫陽真君端的有神儀八極之表，道貌堂堂，威儀凜凜。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，告曰：「望真君慈悲，早救陳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，自當重重拜答深恩！」真君乃於香案前，口中不知說了幾句言語，只見就方丈裡起一陣風，但見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二月桃花被綽開。
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自雲來。

那風過處，只見兩個紅乞兜中天將出現，甚是勇猛。這兩員神將朝著真君聲喏道：「吾師有何法旨？」紫陽真君曰：「快與我去申陽洞中擒拿齊天大聖前來，不可有失！」兩員大將去不多時，將申陽公一條鐵索鎖著，押到真君面前。申陽公跪下。紫陽真君判斷，喝令天將將申陽公押入酆都天牢問罪；交羅童入申陽公洞中，將眾多婦女各各救出洞來，各令發付回家去訖。張如春與陳辛夫妻再得團圓，向前拜謝紫陽真人。真人別了長老、陳辛，與羅童冉冉騰空而去了。

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，與一寺僧別已了。收拾行李轎馬，王吉並一行從人，離了紅蓮寺，迤邐在路。不則一日，回到東京故鄉，夫妻團圓盡老，百年而終。正是：

雖為翰府名談，編作今時佳話。

話本說徹，權作散場。